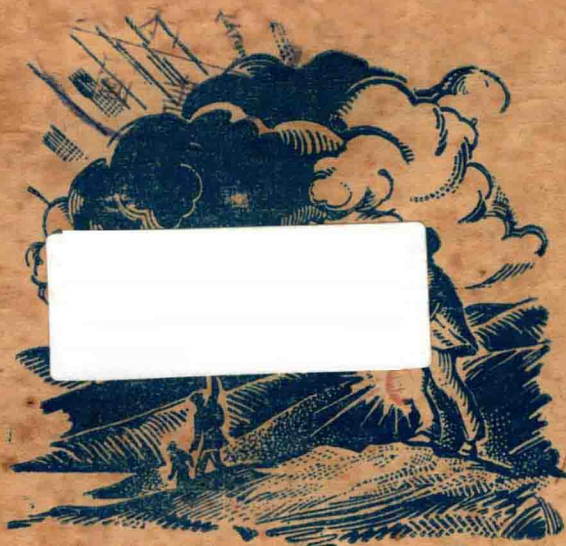


越劇  
紅燈記

平原作·華東新華書店出版



## 人 物：

- 張福生 誠樸農民，六十歲，髮花白。
- 竹貴生 三十五歲，刁惡的土頑，地主，壯丁隊長。
- 王伯齡 副鎮長，四十歲，鴉片烟鬼，投機、胆小。
- 阿 康 鎮丁，直爽、有正義感。
- 呂蓉珍 二十三歲，張福生兒媳，正派。
- 張大成 蓉珍丈夫，新四軍戰士，老實，二十五歲。
- 陸阿寶 大成同班戰士，特工，奸滑。
- 呂雨龍 大成同鄉好友，副班長，忠厚隨便，二十六歲。
- 老 關 四十餘歲，小酒店主人。
- 竹家福 壯丁隊士，奸詐。

- 竹阿狗 壯丁隊士，兇猛。
- 王老二 壯丁隊士，陰險。
- 招生哥 張福生堂侄，鄰居，忠誠農民，二十八歲。
- 徐潔萍 女，小學教員，二十三歲，共產黨員。
- 陳志飛 游擊小組長，留四明山，新四軍排長。
- 錢阿有 三十四歲，農會幹事，共產黨員。

## 第一場 安貧

(張福生咳嗽上)

張引：天下聽說快太平，窮人還是做窮人！（坐）

白：老漢張福生，上虞三界人士，現年六十歲，老妻前年亡故，生下二子，長子大成，現年二十有五，早已婚配。次子小成，年方十四。種得本鎮財主竹貴生租田三畝，已三十多年，一家勤苦耕種，勉強度日，不料前年米價抬高，竹店王硬要收回租田自種，老漢與孩兒苦苦哀求，非但不理，反串通縣政府派自衛隊強要收回，我兒一時氣忿，由小學教員徐先生介紹，投入新四軍當兵，有一年半了，可笑那貴生店王真是蠟燭，如此一來，非但不敢收回租田，對我老漢倒還陪陪笑臉，只怕新四軍打上嵗縣，推板勿起，不過租錢催得很緊，看看早已過了八月半，租錢非解不可，不

免待我到山上挖幾担蕃薯，併併當當，稍下這三畝救命田罷了！

（起來拿鋤頭挑担子向內窗喊）蓉珍，我上山去，你在家注意門戶！（內女聲應『公公曉得！』）張出門）

唱：搯了鋤頭出家門，一生勞苦爲別人，繳掉三畝租田價，那怕你財主竹貴生！（下場）

## 第二場 定計

(土頑竹貴生，穿便衣，呢帽，腰掛手槍，手拿報紙上)

竹引：今朝消息交關好，走出大門想計較！

白：小可，竹貴生！綽號『石板鏢』『石板鏢』的就是我，三界人，這幾年東洋人打進來，我東刮西刮，屋裏勿算數也有一百七八十畝田地，算得一個財主，討了二房老婆，只生一個囡比；我心想張福生老頭，他兒子張大成到新四軍當兵，有個老婆，名叫蓉珍，來東家裏，我老早就有意思弄她到手，祇是嘸不機會，今朝看到縣政府的申報，說『奸匪』新四軍，渡海北撤，這消息非同小可，對我十分有利，不免前去鎮公所，同王副鎮長商量商量，看看這場事情可否動手？

唱：一路走來一路行，想起張家小蓉珍，浙東退出鄉

四軍，這場事體有點蹊。（作得意狀下，副鎮長王伯齡上）

王引：三界當鎮長，人稱諸葛亮！

白：（坐）在下王伯齡，老縣政府委我當三界鎮長，自從日本宣佈投降，那新四軍攻打甯波三北，啊吓！鋒頭石健！這幾天聽說這個部隊，拋出軍殼，收回抗幣，忽然有撤退浙東模樣，莫非是國軍來到，『奸軍』吃不消，故而逃走，但問題決不會這樣簡單，這倒奇了！待我拿報紙一看。（向內喊）阿康，拿報紙我看！（內康應聲，拿報出交王，即下。王看報，竹貴生上）

竹白：來此已是鎮公所，待我進去見見這個三界諸葛亮看！（入內）哈！哈！老王，今朝你爬起得倒還早！（王起迎接）

王白：我道是誰？原來是隊長到了，請坐。（竹坐）

竹白：你曉得勿曉得一樁大事體？你是我們三界的諸葛亮，你倒猜猜看？

王白：你要我猜猜看，好，我就猜猜看，莫非是蔣委員長到溪口上坎？

竹白：不對。

王白：大概是俞濟民兵進甯波，與謝文達合打共產黨？

竹白：還不是。

王白：那末！呵！我有數者！

唱：我看你面孔紅冬冬，難道又交桃花運，不知弄到

那一個？倒要請你說我聽！

竹白：哈！有幾分近了，不過還不是。

王白：這不是，那又不是，哦！那我可猜不着了！

竹白：（加重）告訴你，『奸匪』已退出浙東哉！

王白：（喜）當真有這事嗎？

竹白：（拿報紙給王看）你自己看吧！

王白：妙呀！（起讀報）浙東『奸軍』全部在甯波三北等地區撤退，於九月十三日，集中餘姚縣許山區鹽場一帶，準備渡海北去，經國軍十九師追擊，消滅無數，我亦略有傷亡，退回姚城休息整理，奸軍至海鹽澉浦一帶，復經我精銳部隊迎頭痛擊，大部殲滅，餘衆潰散，僅少數向北逃竄。哈哈，那是好消息！好消息！（坐）

竹白：老王你倒高興，我却在發急呢！

王白：莫非又是爲了張大成的老婆容珍的事嗎？

竹白：對了，我看新四軍已撤退浙東，又被國軍消滅大半，我想張大成一定死了，今天把這消息告訴那雌頭，再請你幫忙做一個媒人，事體一定會成功了，所以特地跑來請你幫忙！

王白：且慢！假如張大成不死呢？

竹白：那一定也跟『奸軍』逃走哉，還怕怎樣？

王白：我與你見解相反，張大成如果回來，那反好辦，如果真隨新四軍走了，那就難辦了！

竹白：奇者！



唱：老兄說話不聰明，不配稱做小孔明，新四軍走了你反怕，你的閒話我不懂？

王唱：看你草包真草包，綽號還叫『石板鏢！』人家回來你好鏢；人在外面你難鏢。

白：老竹你這點事體也想勿通！

竹白：那末你介意思怎樣？

王白：依我之見，如果你桃花運真個交着，張大成一定翻小差回來！你可派壯丁隊把他一把抓來，送把老縣政府轉送保安隊當『奸匪』槍斃，或者秘密活埋處死；男人一死，女人終要變心，那時候你化點銅鈔討她歡喜，呂蓉珍還不是穩到你手？

竹白：如果張大成不回來呢？

王白：那就難講了。共產黨不比平常之人。一定要翻身的，你看江西剿共，打了十年，江西全省打得也差不多了，不料共產黨到西北發動抗日，八年來打了一個滾，又打出一百多萬主力，還一滾滾到浙東！（竹作驚狀）現在雖然暫時走掉，包不定將來不會歸來，那時叫你却傷了腦筋！

竹白：這話怎麼講啊？

王唱：你且聽了：叫聲老竹『石板鏢』，事體一定要牢靠，張大成若還弄勿到，回來一定把仇報。

竹唱：老王呀！煩惱煩惱真煩惱！這樁事體怎麼好？若還蓉珍弄得到，你的大恩我必報。

王唱：哈：若要事體做得好，依我辦法有三條！

竹白：是那三條？你快說，老朋友，勿要賣關子。

王唱：第一人情勿可少，讓我張家走一遭，要你袋裏挖鈔票，送她幾件旗袍料。

竹白：這準定依得依得。

王白：那第二：

竹白：第二？

王唱：第二就要派情報，張家門口多跑跑，若遇大成回來了，上前一把就拿牢。

竹白：這個容易，情報我自家也會做，我從前還受過特務訓練哩！那三呢？

王白：第三，怕你難依了！

竹白：包定依到，你快說：

王唱：叫聲老竹『石板鏢』，我的脚頭勿白跑，若還事體成功了，送我五斤鴉片膏！

竹白：啊老王，五斤鴉片鈔票多少？這條件太苛刻了！

王白：我又不硬要，你依勿到那就算了！

竹白：好，好，依得！依得！

王白：那末今朝買衣料銅錢先付，我脚頭錢舊付一半，其餘慢慢再講！

（竹取鈔票給王）

王白：老竹，那我走了，一面也可拔拔苗頭，看看那張大成有否回來？（出門）

唱：好笑好笑真好笑，手裏拿到儲備票，你還說是個『石板鏢』，我要把你鏢幾鏢！（下）

竹唱：果然老王計較好，想出主意蠻牢靠，若還蓉珍弄  
得到，做點瘋豬也嚟高！（下）

### 第三場 拒 誘

(呂蓉珍上)

呂引：光陰窮裏過，好比王寶釧。(坐下)

白：我呂蓉珍，餘姚人氏，自幼許配張大成爲妻，我夫去年爲租種田地與本鎮財主竹貴生爲仇，由張家村小學校徐先生秘密介紹到新四軍當兵，已經一年有半，音信稀少，我與公公、小叔，種得薄田三畝，難以度日，每天打柴補衣，勉強爲生，今天公公出外，我在家縫補衣服，想起丈夫在外辛苦，不覺心裏難過，祇望共產黨早成大事，窮人都有出頭日子，我夫回家安居樂業，也不枉辛苦一場了！(補衣)

唱：呂蓉珍，在家中，暗暗思想：我丈夫，爲國家，晝夜奔忙！想當初，下決心，參加軍隊；土頑固，竹貴生，心裏驚慌；三畝田，歸我家，照舊耕種；

地主們，真個是，欺軟怕硬！但願那，新四軍，早成大事；救窮人，除強暴，百姓安康。願我夫，在軍中，安心工作；我一家，雖辛苦，也有榮光。

（王伯齡與鎮丁阿康上，阿康手挾衣料數塊，外面包着招紙）

王唱：走呀，匆匆出了店堂門，要見張家俏蓉珍，若遇機會湊得巧，要爲老竹做媒人。

白：來此已是蓉珍家裏，待我且去叫門！

康白：蓉珍！開門！（打門）

王白：（止住康）且慢，不要這樣鹵莽，待我來問，（向門內喊）福生伯在家嗎？

蓉白：是誰前來找我公公？

王白：哦呵！蓉珍大姐！是我王伯齡前來看你家公公！

蓉白：（開門）哦！原來是王鎮長到來！真是難得，請坐！

王白：不要客氣，（坐）我是自家人！你公公在家嗎？

蓉白：早上公公上山去了，不知鎮長找他何事？

王白：到此非別，一則多時不見，前來看看他老人家，二則有一樁消息相告。

蓉白：謝謝鎮長，不知有何消息相告？

王白：今朝報上消息，浙東新四軍已全部撤退，過海向北而去，不知蓉珍有否知道？

蓉白：（失驚）不知這事？

王白：我想你家丈夫，在新四軍工作，必有消息，要是新四軍果是撤退，大成哥必然回來陪你，難道還隨他們飄洋過海，到外省外府去嗎？

蓉唱：聽他言來吃一驚，浙東撤退了新四軍；想他們，吃盡多少辛和苦，剛剛打敗了東洋兵，理應該一打打進寧波城，與我們，浙東百姓樂太平，却不道，大事成功來退兵，叫人道理想不通？

白：不知大成如何了？真叫人掛念！（向王白）王鎮長，我實在不知詳細情形，大成外出還沒有消息，不知新四軍如何撤退浙東的？

王白：你且聽我道來！

唱：叫聲張家小蓉珍，日本投降一月另，新四軍攻打寧波城，寧波城裏險陵陵！

蓉白：寧波城打進嗎？

王白：不，你且聽我說：

唱：蔣委員長下命令！

蓉白：下給那個？

王唱：命令下給東洋人；維持秩序不准退，槍要繳給中央軍。

蓉白：再就怎樣？

王白：還有二道命令：

蓉唱：二道命令怎樣？

王唱：命令下給『和平』軍，配合國軍打『奸軍』，牢牢把守四城門！

蓉白：那不是與『和平』軍合作嗎？

王白：合作倒不是合作，不過聯絡聯絡！——還有呢：

蓉白：還有什麼？

王白：還有三道命令：

唱：蔣委員長下命令，命令下把俞濟民，國軍帶進寧波城，配合老東打『奸軍』！

蓉白：（驚狀）這樣不是國民黨、東洋人、『和平』軍都聯絡起來，打新四軍了嗎？

王白：聯絡倒勿是聯絡，不過三個人串通串通。

蓉白：那末新四軍怎麼樣？他們吃虧嗎？（表示非常關切）

王白：放心放心，新四軍，刁鑽皮滑，那會吃虧，看看苗頭勿對，寧波也不打者，『鬧場』回轉馬頭，到了慈谿陸家埠，在江口還與浙保打了一場，保安團打得屁敗流風，營長也捉去！

康白：哈哈！新四軍倒真有生活帶！

蓉白：後來怎樣？

王白：後來嗎？今朝的消息，就是由姚北渡海去者！

蓉白：奇了！這却為何？

王白：我也想勿通，打了勝仗，他們却去了，我想必有緣故，大概國軍太多，聽說開到十萬大軍，看看吃勿落者。

康白：勿是！我倒曉得帶！挑鹽佬過路，拾得新四軍傳單，叫做啥介『告別書』，說蔣委員長和毛澤東重慶談判，共產黨要講和平，自願讓出浙東了！

王白：你曉得啥介屁！瞎七搭八！

蓉白：這樣想來，大成想也隨新四軍去了？

王白：還有消息：我聽說新四軍在姚北，被國軍打了一仗，死傷極多！

蓉白：真有這事嗎？

王白：還有來，他們坐海船到浙西，被正規軍攔東江中一打，差不多完全打光哉，海裏浸殺也勿計其數，何司令已經穿便衣逃還者！

蓉白：啊喲，真有這事嗎？

王白：烏龜騙你！

蓉白：不好了！（哭）

唱：（快板，急促）我軍浙東來撤退，叫人聽了好傷悲，辛苦抗戰四年整，丟掉人民勿應該，錢塘江上遭殘害，不知他們犯啥罪？

白：不知我丈夫路上平安不？唉！

王白：（立）啊喲！是呀！現在後生人性命真勿值錢，跟共產黨尤其死路一條，東洋人也打，『和平』軍也打，國軍也打，我看你丈夫這回的確有點靠勿住介！如果他沒有過海，頂好派人叫他回家，安居樂業，陪伴於你，豈不很好？

蓉白：謝謝鎮長好意，不過現在消息不通，不知他究竟在那裏？新四軍如果受到重大損失，大成不知安全否？叫人真是掛念。（悲泣）

王白：（旁白）啊！我看呂蓉珍也相信了這個情報，待



我趁這機會，探探她心裏如何？

（對蓉白）蓉珍！我看吉人自有天相，你大成大概安全的？

蓉白：多謝王鎮長金口！

王白：不過：蓉珍，如果你大成隨新四軍離開浙東，難以回來，看你年紀青青，今後日子怎麼樣過呀？

蓉白：這個嗎？啊！鎮長，生好的命，釘好的稱，已經做了張門媳婦，苦一點也只好隨他了！

王白：哈哈！蓉珍，你太呆了！你丈夫也會討小的呀！

唱：說起那個新四軍，自由戀愛勿要緊，你來等他一片心，祇怕他，等你一等也勿等！

蓉白：鎮長休要取笑！

唱：新四軍部隊我看見，他們規矩素向嚴，如果大成心思變，我們女人總不變！

王白：啊啊！那不過說說笑話罷了！蓉珍！貴生店王，是你家老東家了：對你丈夫也算不錯，大成出去當兵，他把租田也勿收回，對你家確有情誼，現在曉得大成難以歸來，你在家撐持門面十分辛苦，特意叫我送上衣料幾塊，請你把他收下，不要辜負他一片好心。（從阿康手拿衣料包，把它解開給蓉，蓉不受退在一旁）

蓉獨唱：奇了！貴生店王素向酸，爲何出手介體面？早勿送來遲勿送，裏面一定有機關？

白：（對王）王鎮長，貴生店王向來做人家，我種田